



•保护与治理对策•

# 中国和美国国家公园时空发展及驱动因素

李世东<sup>ID\*</sup>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学技术司, 北京 100714

**摘要:**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代表东西方文明的中国和美国, 在反映一个国家文明与进步重要标志的国家公园建设方面, 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 研究借鉴世界上国家公园首创国家的发展经验, 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对我国国家公园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采取综合归纳与深入调研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历史成果与现实需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在全面分析中美两国国家公园发展进程基础上, 对其内涵与外延、建设理念、发展阶段、空间格局、驱动因素等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 中美两国在国家公园的基本概念与基本理念、时空发展演变、演变驱动因素等方面既有许多共同点, 也有不少独特性。中美国家公园基本概念与建设理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且均是由国家公园、国家公园体系、自然保护地体系构成。中国比美国国家公园建设虽然晚了100多年, 但具有强大的按照中长期发展战略落实到位的后发优势, 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 将在国家公园数量、规模、空间分布、综合能力等方面达到甚至赶超美国。中美国家公园驱动因素均包括画家启蒙、学者呼吁、政府发力、社会协力和科技助力等5个主要方面, 共同推动国家公园建设健康持续发展。中美国家公园建设如能求同存异, 则能互利共赢, 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和谐进步。

**关键词:** 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体系; 基本理念; 发展阶段; 空间格局; 驱动因素

李世东 (2023) 中国和美国国家公园时空发展及驱动因素. 生物多样性, 31, 23040. doi: 10.17520/biods.2023040.

Li SD (2023) On the spatiotemporal development and driving factors of national park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iodiversity Science, 31, 23040. doi: 10.17520/biods.2023040.

## On the spatiotemporal development and driving factors of national park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idong Li<sup>ID\*</sup>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714

### ABSTRACT

**Aims:** As the largest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spectively, have achieved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arks that reflect the important symbols of a country's civilization and progress. China's national parks are still in their early stages and would therefore benefit from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engage in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arks in China.

**Method:** This article adopted a research method that combined comprehensive induction with in-depth researc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assessment in order to address practical needs.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national park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 conducted a systematic study on their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construction concept, development stage, spatial pattern, driving factors, along with several other aspects.

**Results & 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many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basic concepts of national parks, spatiotemporal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and the driving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at evolution. The basic concepts and construction concepts of national park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similar,

收稿日期: 2023-02-10; 接受日期: 2023-04-17

\* 通讯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eastworld@sohu.com

and both are composed of national parks, national park systems, and natural reserve systems. Although China constructed national parks more than 100 years after those developed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has a strong late-development advantag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strategy. By 2035, China will reach or even surpass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umber, scale, spatial distribution, comprehensive capacity,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arks. The driving factors of national park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e painter enlightenment, scholar appeal, government contribution, social coope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assistance. If we can seek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we can benefit from each other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harmonious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park; national park system; basic concept; development stage; spatial pattern; driving factor

国家公园是一个国家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1832年美国首次提出“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的概念,并于1872年设立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到2022年的190年中,全世界已有19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000多处国家公园(Masaaki, 2014; Davis, 2015; Bakar, 2021; UNEP-WCMC & IUCN, 2022)。2021年10月12日,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和武夷山等第一批共5处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km<sup>2</sup>,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预计到2035年,中国国家公园将达49处(中国政府网, 2022)。

在国家公园蓬勃发展的同时,围绕国家公园展开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肖练练等, 2017)。研究者针对国家公园的概念与理念(罗伯特·鲍勃·柯特, 2018; 彭建, 2019; 张玉钧, 2022b)、发展(Nelson & Serafin, 1997; 邹聪等, 2019)、规划(宋增明等, 2017; 林凯旋和周敏, 2019; 金云峰和陶楠, 2020; 唐小平等, 2020)、管理(Dudley, 2008; Alexander, 2013; 欧阳志云等, 2021; 杨锐, 2021)、标准(罗金华, 2015; 田美玲和方世明, 2017; 杜傲等, 2020)、立法(乔纳森·贾维斯, 2018)与效果评估(彭杨靖等, 2021; 臧振华等, 2021; 赵智聪和杨锐, 2021)等方面都展开了丰富而细致的研究,同时开展了特许经营、生态安全和游憩承载力等方面的研究。国内一些学者也立足全球,总结各国国家公园的先进发展经验(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园管理办公室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旅游学院, 2015),为我国国家公园建设提供参考。

中国和美国在国家公园体系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很多相似性,也有不少独特性。但鲜少有人从中美两个大国入手,对国家公园约200年的时空发展等主要方面进行系统梳理。现阶段,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借鉴世界上首创国家公

园国家的发展经验,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对我国今后国家公园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全面分析中美两国国家公园发展进程基础上,对其内涵与外延、建设理念、发展阶段、空间格局、驱动因素等进行了系统研究。

## 1 中国和美国国家公园基本概念与建设理念

### 1.1 中美国家公园的内涵

国家公园最早由美国画家乔治·卡特林(George Catlin, 1796–1872年)于1832年提出,但他并未给出规范的定义和严格的界定。总体来看,美国国家公园包括狭义概念和广义概念,前者是指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具有国家级保护价值的、面积较大且成片的自然区域;后者是指“国家公园体系”,是“不管现在亦或未来,由内政部通过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的,以建设公园、文物古迹、历史地、观光大道、游憩区为目的的所有陆地和水域”(杨锐, 2016)。

中国的国家公园是由国家批准设立,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保护范围大,生态过程完整,具有全球价值、国家象征,国民认同度高。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 2017; 唐芳林, 2021; 中国政府网, 2022)。

### 1.2 中美国家公园的外延

国家公园与国家公园体系是两个关系密切的概念。国家公园体系包括国家公园以及与国家公园类似的自然保护地。

在美国，国家公园是指命名为“某某国家公园”的64个保护地；而国家公园体系是指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的国家公园、国家湖滨、国家河流、国家保留地等20类保护地，共563处；其自然保护地体系还包括国家林务局等其他部门管理的各类保护地，合计达34,000多处。

中国2021年首批设立国家公园5处；中国的国家公园体系可以看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管理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3大类保护地，目前为1.18万处，将进一步整合优化；同时，国家重点公园、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国家文物保护区、国家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区、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等由其他部门负责管理的保护地，也都是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内容。

### 1.3 中美国家公园的建设理念

国家公园被誉为美国奉献给世界的最好礼物。美国国家公园190多年的发展理念一直围绕着国家公园应该保护什么以及如何保护的主体而展开，总体上由保护什么的概念性问题向如何保护的方法性问题逐步深入(杨子江等, 2021)。随着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逐步扩大与成熟，国家公园的保护方式从消极保护走向积极保护，发展重心从过度开发转变为保护性利用，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相对平衡，最终实现了可持续发展(高智艳, 2022)。

中美两国以不同的方式建立国家公园，国家公园的内涵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上是从保护景观和发展旅游两条线出发，从最初的保护景观，到保护野生动植物，再到保护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生态系统管理，经过逐渐发展演变，基本形成了得到世界各国广泛认可的现代国家公园理念：国家公园是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是国家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张希武, 2018; 唐小平等, 2022; 张玉钧, 2022a)。

## 2 中国和美国国家公园的发展阶段

### 2.1 首次提出：1832与1929

19世纪，美国开展轰轰烈烈的西部大开发，美

国画家、作家和旅行家乔治·卡特林在西行的路上，对野生动植物和自然荒原的破坏深感震惊和忧虑，于1832年首次提出“国家公园”理念：“它们可以被保护起来，只要政府通过一些保护政策设立一个大公园，其中有人也有野生动物，所有的一切都处于原生状态，体现着自然之美”，体现出艺术家的敏感、灵感和深深的责任感(杨锐, 2001)。

将近100年后的1929年，中国江苏省农矿厅首次提议筹设“国立太湖公园”，并派陈植教授等在太湖地区实地考察，1929年冬制定了《国立太湖公园计划》，这是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首次理论和实践尝试，该计划最终以单行本发行，其中写到：“盖国立公园之本义，乃所以永久保存一定区域内之风景，以备公众之享用者也。国立公园事业有二，一为风景之保存，一为风景之启发，二者缺一，国立公园之本意遂失”。但旧中国经济薄弱，社会与政治动荡，这一计划未能实施(贾莲莲和刘小钊, 2022<sup>①</sup>)。20世纪30年代，江西庐山“国家公园计划”和安徽黄山风景区建设，是我国国家公园早期实践探索活动的代表。1979年3月，江苏省无锡园林处翻印了陈植教授的《国立太湖公园》。

### 2.2 正式设立：1872与2021

1872年3月美国设立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1872年，黄石国家公园法案经过议会激烈辩论获得通过，并于1872年3月1日由当时的总统格兰特签署，从而成立了黄石国家公园。法案划定大部分位于怀俄明州的80万ha土地为黄石国家公园，明确公园“是人民的权益和享乐的公园或游乐场”，并规定公园范围内的一切诸如水流、森林、草场、矿产等全部资源都严禁私人开发。

将近150年后的2021年10月，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共5处国家公园，成为世界国家公园建设的新亮点。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我国即在张家界筹设“国家公园”，由于历史原因，最后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后来我国建立的风景区也参照国外国家公园模式，风景名胜区徽志上英文名称是“National Park of China”，但风景名胜区终究没有成为中国的国家公园(苏杨等, 2019)。

① 贾莲莲, 刘小钊 (2022)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太湖“国家公园”。中国园林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2NTUyODY5Ng==&mid=2247539031&idx=1&sn=ee78da88968e283dc21f49a5dead169d&chksm=ea99ed40ddee645622985b9d5e0987526b65496ac08ff9987eb5e77a52fc1f100cd2189a308b&scene=27](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2NTUyODY5Ng==&mid=2247539031&idx=1&sn=ee78da88968e283dc21f49a5dead169d&chksm=ea99ed40ddee645622985b9d5e0987526b65496ac08ff9987eb5e77a52fc1f100cd2189a308b&scene=27)[0]



### 2.3 基本完成设立：2020与2035

经过150年的发展，到2020年，美国国家公园总数达到64处，并基本完成了国家公园的全面布局。平均每年设立约0.4处，发展最快的是1980年，设立了9处国家公园；最慢的是1945–1960年，15年仅设立1处国家公园，还是在海外领地的美属维尔京群岛(UNEP-WCMC & IUCN, 2022)。

根据《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和《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 2017; 中国政府网, 2022), 2035年我国将基本完成国家公园的设立，届时中国国家公园将达到49处(陆域44个、陆海统筹2个、海域3个)，加上整合优化后的自然保护区、各类自然公园等，中国国家公园体系将达6,000多处保护地，占国土总面积的18%以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王梦君, 2018; 唐小平等, 2019a, b)。

## 3 中国和美国国家公园的空间格局

### 3.1 美国：一到多，点到面，西部到全国

美国1872年设立了第一个国家公园，其后停滞18年，到了1890年又设立2处，而后逐步发展，至2020年达到64处。美国19世纪设立的国家公园全部分布在西部，包括怀俄明州、蒙大拿州、爱达荷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华盛顿州等5个州，而后逐渐向东扩展，1901–1950年扩展到俄勒冈州、南达科他州、科罗拉多州、夏威夷州、阿拉斯加州、缅因州、亚利桑那州、犹他州、阿肯色州、弗吉尼亚州、新墨西哥州、佛罗里达州、田纳西州、北卡罗来纳州、密歇根州、肯塔基州、得克萨斯州等17个州，1951–2000年扩展到明尼苏达州、北达科他州、内华达州和俄亥俄州等4个州，2001年以后又扩展到南卡罗来纳州、密苏里州、印第安纳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等4个州，目前已经扩展到30个州。其中，建立国家公园最多的是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多达9处；接下来是西北部的阿拉斯加州(8处)、犹他州(5处)、科罗拉多州(4处)等。

从面积来看，美国64处国家公园的总面积约为24万 $\text{km}^2$ ，占国土面积的2.56%，平均每处面积3,747  $\text{km}^2$ 。其中面积最大的是位于阿拉斯加州的兰格尔-圣伊莱亚斯国家公园，达53,321  $\text{km}^2$ ，占全部国家公园总面积的1/5以上；面积最小的是位于密

苏里州的大拱门国家公园，面积仅0.4  $\text{km}^2$ 。

### 3.2 中国：多到多，面到全

中国2021年开始正式设立5处国家公园，按照成熟一批设立一批的原则，预计其后每年平均新增3–4处。中国首批国家公园涉及吉林、黑龙江、福建、江西、海南、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等9个省份，到2035年计划设立49处，涉及除天津、上海、江苏外的所有省(区、市)。

中国规划的49处国家公园候选区总面积约为110万 $\text{km}^2$ ，其中陆域面积约99万 $\text{km}^2$ ，约占陆域国土面积的10% (中国政府网, 2022)，约是美国的4倍；平均每处面积2.2万 $\text{km}^2$ ，是美国的6倍。目前，中国面积最大的是三江源国家公园，达19.2万 $\text{km}^2$ ，约是美国最大国家公园的3.5倍；面积最小的武夷山国家公园也有1,001  $\text{km}^2$ ，是美国最小国家公园的2,500倍。中国第一批5处国家公园的总面积已达23万 $\text{km}^2$ ，几乎相当于美国全部64处国家公园的总和。

## 4 中国和美国国家公园的驱动因素

### 4.1 画家启蒙

1832年首次提出“国家公园”概念的乔治·卡特林是一位美国画家、作家和旅行家，1830–1836年间曾5次前往美国西部采风，访问了50个部落，出版了一系列记录他在北美等地旅行的书籍。在西部采风过程中，卡特林为西部开发对自然的破坏而忧心，并产生灵感首次提出“国家公园”的思想(朱永杰, 2018)。在美国轰轰烈烈的西进运动中，西部美丽的自然风光、原始的森林、广袤的平原、无际的草原、苍茫的大海进入了艺术家们的视野，这些自然景物构成了美国人民品格的象征，为美国艺术家找到了最好的创作题材。对自然与日俱增的兴趣与美国人寻找自我尊严的现实发生了融合。与欧洲几千年的历史、古老的建筑、构建在几个世纪基础上的丰富文化底蕴相比，美国就像一块文化荒漠。在欧洲人刻薄的批判和不屑一顾态度的刺激下，美国人开始寻找那些可以用来炫耀的事物。在黄石和约塞米提这两片典型西部荒野，美国人找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意识到美洲大陆是一片全新的、原生的、壮观的山河，在这片壮丽的土地上生活发展，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无独有偶，在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

国画大师吴冠中在采风途中，被张家界绝美景致所震撼，触发灵感，先后创作了多幅水墨风景画，并发表了《养在深闺人未识——一颗失落的风光明珠》，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推动在世界国家公园建立110周年的1982年建立了中国首个具有国家公园性质的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一篇散文和多幅传世名画，让张家界逐渐声名远扬、走向世界。

## 4.2 学者呼吁

国家公园是大自然的精华和美的化身，其首先由艺术家描绘、发现、产生灵感，是事物发展规律使然。然后，科学家再进行科学研究、探讨、论证，从艺术家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高度。

在国家公园理念提出初期，约翰·缪尔功不可没，他是自然保护运动的先驱者，提出了自然保护最早期的一系列思想，更促成了1864年美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自然保护地——约塞米提州立公园，被誉为“国家公园之父”。1871年，地理学家费迪南德·范德维尔·海登和摄影师拍摄了黄石壮丽的景色，经过整整40年的思想启蒙，国家公园终于瓜熟蒂落(苏杨等, 2019)。

在中国，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早在1921年访问美国时就专程参观了黄石国家公园，《申报》对此进行了报道，这也是中国本土刊物首次出现“国家公园”的字眼。1929年，江苏农矿厅首次提议筹设国立公园，并派人在太湖地区“勘验地址、设计筹划”，这是中国首次提出国家公园的建设计划。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生态文明政策的实施和一大批专家学者的大声呼吁，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国家公园建设和自然保护的主角。

## 4.3 政府发力

各级政府的强力推动，是国家公园建设的核心驱动力。国家公园管理的最大问题是保护与利用的矛盾。为了发展国家公园事业，各国主要采取以下对策：加强国家公园立法，做好政策顶层设计，加强投入与建设管控。中美两国顺应时代潮流、进行科学决策，造就了国家公园的良性互动和健康持续发展。

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体系是现今世界上最系统、完善的体系之一。美国政府为了加强国家公园

管理，1916年8月25日威尔逊总统签署法令，在内政部成立了国家公园局，这项法令说：“国家公园局的成立，将加强对国家公园、纪念地、保护区等这些由联邦政府掌握的地域的管理……。”美国国家公园局代表美国直接管理全国的国家公园，从上到下垂直管理，包括行政、人事和业务等，这种管理体制已被世界上很多国家所采用(苏杨等, 2019)。

2018年，中国设立了国家公园管理局，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对国家公园政策制度、规划布局、建设标准、生态保护等进行顶层设计，先后编制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和《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等，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稳妥有序推进，在国家公园顶层制度设计、建立管理体制机制、法规制度建设、生态环境治理、夯实保护管理基础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积累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李博炎等, 2021)。与有关省级政府协同发力，我国已建立中央垂直管理、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地方管理等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管理体制，各省级立法机构共出台了5部国家公园地方性法规(李款和李发祥, 2022)，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机制，推动国家公园健康科学发展。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管理工作在机构设置、地方立法、权责划分等方面取得进展，为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

## 4.4 社会协力

国家公园之美引起全民关注、公认和推崇，敬地主义、风景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融合于一体，使当时的美国和美国人民找到了可以与欧洲“抗衡”的民族视角(宋瑞, 2017)，公众参与热情高涨，社会各界协力推进。

中国国家公园一经提出，更是全民关注，49个候选区涉及28个省份，全社会将共同参与国家公园建设。中国国家公园的保护、建设、管理都需要原住民、社会公众通过特许经营、志愿服务、生态管护等形式共同参与，并共享其生态福祉。

## 4.5 科技助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国家公园的持续发展，科技力量功不可没。中美两国从国家公园的科学考察、规划设计、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自然遗产和自然景观的鉴别、生物多样性保护，到国家公园标准制定、监测评估等等，都离不开科学家的助力。推

动国家公园发展的科技进步主要包括8个方面: 现代信息技术; 生态系统理论与技术; 可接受的改变极限理论(Limits of Acceptable Change, LAC); 游憩机会谱技术(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 ROS)和游客体验与资源保护方法(Visitor Experience and Resource Protection, VERP); 就地保护规划技术(Site Conservation Plan, SCP); 市场细分理论; 土地分区管理技术(Zoning); 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技术。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与大学开展合作,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18个生态系统合作研究单位和19个研究中心, 长期监测国家公园自然生态状况(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组织, 2020)。美国国家公园局利用红外相机、e-DNA、声学探测器等手段, 不仅对国家公园自然资源进行基础调查, 同时也对气候变化、风暴火灾、城市扩张、污染、外来物种入侵、动植物灭绝等威胁进行监测研究, 研究成果运用于国家公园的运营和管理(唐芳林, 2022)。

中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建立了国家公园研究院, 一大批高校和科研机构也纷纷设立国家公园研究中心, 开展国家公园研究(张玉钧, 2022a)。中国依托第一批5处国家公园和部分国家公园试点区内建立的12个生态站, 近5年开展了系列科学研究, 包括三江源国家公园承载力评估预警和湿地土壤碳氮磷化学计量特征研究、大熊猫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育关键技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东北虎猎物资源本底调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监测指标与技术体系、武夷山国家公园哺乳动物调查与监测保护等, 累计承担相关项目21项, 为准确提出中国国家公园保护模式和运行机制提供了科技支持。


## 5 结论与讨论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在反映一个国家文明与进步重要标志的国家公园建设方面, 其基本概念与建设理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且均是由国家公园、国家公园体系、自然保护地体系构成。从时空发展演变来看, 中国比美国国家公园建设虽然晚了100多年, 但具有强大的按照中长期发展战略逐步落实到位的优势, 发展持续稳定且具有后发优势, 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 将在国家公园发展数量、规模、空间分布、

综合能力等方面达到甚至赶超美国。中美国家公园驱动因素均包括画家启蒙、学者呼吁、政府发力、社会协力、科技助力等5个主要方面, 共同推动国家公园建设健康持续发展。

中美两国在国家公园的基本概念与基本理念、时空发展演变、演变驱动因素等方面既有许多共同点, 也有不少独特性, 如能求同存异, 则能互利共赢, 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和谐进步。展望未来, 据预测, 到2035年全世界将有20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国家公园6,000多处, 总面积将达8亿ha, 占全球陆地面积的5%以上, 全球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将得到有效保护, 将成为美丽中国、美丽地球的最美底色。为实现这一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 中国作为世界上首倡生态文明理念的国家, 作为新世纪生态文明的引领者, 在迈向全面实现现代化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时期, 必然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快国家公园建设进程。

## ORCID

李世东  <https://orcid.org/0000-0002-1238-1336>

## 参考文献

- Alexander M (2008) Management Planning for Nature Conservation: A Theoretical Basis & Practical Guide. Springer, Dordrecht, London.
- APFNet (2020)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Centennial National Park System: Research on National Park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China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in Chinese) [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组织 (2020) 百年国家公园体系建设与管理分析: 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国家公园研究. 中国林业出版社, 北京.]
- Bakar AN, Suratman MN (2021) Protected Areas, National Parks and Sustainable Future. doi: 10.5772/intechopen.77900.
- China Government Network (2022) The State Council Approved the "National Park Spatial Layout Plan". (in Chinese) [中国政府网 (2022) 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72/20221108/155152245806764.html>. (accessed on 2022-11-10)
- Davis S (2015) The next 100 years of the national parks. Climbing, 340, 8.
- Du A, Cui T, Song TY, Ouyang ZY (2020)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of national park selection criteria and the inspirations to China. Acta Ecologica Sinica, 40, 7231–7237.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杜傲, 崔彤, 宋天宇, 欧阳志云 (2020) 国家公园遴选标准的国际经验及对我



- 国的启示. 生态学报, 40, 7231–7237.]
- Dudley N (2008) Guidelines for Applying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Categories.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Gland.
- Forest Park Management Office of the National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School of Tourism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2015) Comparative Study of National Park Systems. China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in Chinese) [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园管理办公室,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旅游学院 (2015) 国家公园体制比较研究. 中国林业出版社, 北京.]
- Gao ZY (2022) Ecological protection practice of American national park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Theory Monthly, (5), 99–107.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高智艳 (2022) 环境史视域下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生态保护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理论月刊, (5), 99–107.]
- Jin YF, Tao N (2020) Study on the compilation of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system planning with national park as the main body: Based on the transmission of national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Landscape Architecture, (10), 75–81.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金云峰, 陶楠 (2020) 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地体系规划”编制研究——基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传导. 园林, (10), 75–81.]
- Jonathan J (2018) National Park Service: A century of development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Forestry Construction, (5), 9–18. (in Chinese and in English) [乔纳森·贾维斯 (2018)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 法律法规与公众参与的百年发展史. 林业建设, (5), 9–18.]
- Li BY, Zhu YP, Liu WW, Li S, Fu MD, Ren YH, Cai X, Li JS (2021) Pilot areas for national park system in China: Progress, problems and recommendations. Biodiversity Science, 29, 283–289.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李博炎, 朱彦鹏, 刘伟伟, 李爽, 付梦娣, 任月恒, 蔡譔, 李俊生 (2021) 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进展、问题及对策建议. 生物多样性, 29, 283–289.]
- Li K, Li FX (2022)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of China's national parks. Biodiversity Science, 30, 21179.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李款, 李发祥 (2022) 我国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管理探讨. 生物多样性, 30, 21179.]
- Lin KX, Zhou M (2019) Difficulty and reconstruction of establishing natural reserve system with national parks as the main body. Planners, 35(17), 5–10.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林凯旋, 周敏 (2019)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的现实困境与重构路径. 规划师, 35(17), 5–10.]
- Luo JH (2015) Research on Setting Standards of Chinese National Park.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Beijing. (in Chinese) [罗金华 (2015) 中国国家公园设置标准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 Masaaki Y (2014)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arks and Protected Areas Around the World. 2014 IUCN WPC, Sydney.
- Nelson JG, Serafin R (1997) National Parks and Protected Areas: keystones to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 Ouyang ZY, Xu WH, Zang ZH (2021)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national parks. Biodiversity Science, 29, 272–274. (in Chinese) [欧阳志云, 徐卫华, 臧振华 (2021) 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的建议. 生物多样性, 29, 272–274.]
- Peng J (2019) The protected area system dominated by national park: Connotation, categories, and establishment path.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18(1), 38–44.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彭建 (2019)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内涵、构成与建设路径.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8(1), 38–44.]
- Peng YJ, Huang ZH, Lin LL, Wang RF, Cui GF (2021) Exploring evaluation methods for integrity and authenticity of terrestrial natural ecosystems in national parks: The case of Qi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system pilot. Biodiversity Science, 29, 1295–1307.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彭杨靖, 黄治昊, 林乐乐, 王锐锋, 崔国发 (2021) 国家公园陆地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与原真性评价方法探索: 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例. 生物多样性, 29, 1295–1307.]
- Robert BC (2018) Evolution of national park concep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Forestry Construction, (5), 27–37.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罗伯特·鲍勃·柯特 (2018) 国家公园概念之演进: 过去、现在以及未来. 林业建设, (5), 27–37.]
- Song R (2017)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of China's Tourism Development 2015–2016.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in Chinese) [宋瑞 (2017) 2015–2016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
- Song ZM, Li XH, Ge XF, Wan XS (2017)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on national park system planning and their enlightenment for China.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8), 12–18.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宋增明, 李欣海, 葛兴芳, 万旭生 (2017) 国家公园体系规划的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园林, (8), 12–18.]
- Su Y, Zhang YJ, Shi JL (2019) Repor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ational Park System (2019–2020).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in Chinese) [苏杨, 张玉钧, 石金莲 (2019) 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报告 (2019–202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
- Tang FL (2021) National Parks in China. China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in Chinese) [唐芳林 (2021) 国家公园在中国. 中国林业出版社, 北京.]
- Tang FL (2022) Research on National Park System. China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in Chinese) [唐芳林 (2022) 国家公园体系研究. 中国林业出版社, 北京.]
- Tang XP, Jiang YF, Liu ZL, Chen JZ, Liang BK, Lin C (2019a)

- Top-level design of the natural protected area system in China. *Forest Resources Management*, (3), 1–7.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唐小平, 蒋亚芳, 刘增力, 陈君帆, 梁兵宽, 蔺琛 (2019a) 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顶层设计. *林业资源管理*, (3), 1–7.]
- Tang XP, Zhang YY, Liang BK, Song TY, Chen JZ (2019b) Construction of the planning system of China's national parks.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18(1), 5–12.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唐小平, 张云毅, 梁兵宽, 宋天宇, 陈君帆 (2019b) 中国国家公园规划体系构建研究.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8(1), 5–12.]
- Tang XP, Liu ZL, Ma W (2020) A study on integration and optimization rules and paths for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in China. *Forest Resources Management*, (1), 1–10.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唐小平, 刘增力, 马炜 (2020) 我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规则与路径研究. *林业资源管理*, (1), 1–10.]
- Tang XP, Zhang YJ, Zhang TS (2022) National Park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Exploration. China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in Chinese) [唐小平, 张玉钧, 张同升 (2022)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与探索. 中国林业出版社, 北京.]
-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2017) General Plan for Establishing National Park System. (in Chinese)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2017)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 [http://www.gov.cn/zhengce/2017-09/26/content\\_5227713.htm](http://www.gov.cn/zhengce/2017-09/26/content_5227713.htm).
- Tian ML, Fang SM (2017) A review of national park selection criteria system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9 national park experimental areas. *World Forestry Research*, 30(5), 62–68.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田美玲, 方世明 (2017) 中国国家公园准入标准研究述评——以9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 *世界林业研究*, 30(5), 62–68.]
- UNEP-WCMC, IUCN (2022) World Database on Protected Areas. <https://www.iucn.org/theme/protected-areas/our-work/world-database-protected-areas>. (accessed on 2022-03-10)
- Wang MJ (2018) Thoughts on the spatial layout of China national park. *Forestry Construction*, (5), 131–139.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王梦君 (2018) 中国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思考. *林业建设*, (5), 131–139.]
- Xiao LL, Zhong LS, Zhou R, Yu H (2017)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national parks as an evolving knowledge domain in recent 30 years. *Progress in Geography*, 36, 244–255.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肖练练, 钟林生, 周睿, 虞虎 (2017) 近30年来国外国家公园研究进展与启示. *地理科学进展*, 36, 244–255.]
- Yang R (2001) Evolution and experience of the national park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1), 62–64.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杨锐 (2001) 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 *中国园林*, (1), 62–64.]
- Yang R (2016) Papers on National Parks and Protected Areas.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Beijing.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杨锐 (2016) 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研究.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北京.]
- Yang R (2021) National park governance system of China: Principles, vision and approaches. *Biodiversity Science*, 29, 269–271. (in Chinese) [杨锐 (2021) 中国国家公园治理体系: 原则、目标与路径. *生物多样性*, 29, 269–271.]
- Yang ZJ, Xie B, Xiang F, Wu XD (2021)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American national parks to China—Book review on *National Park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 94–100.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杨子江, 谢兵, 向帆, 吴晓东 (2021) “博弈”视角下的美国国家公园发展理念对中国的启示——评*National Park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 94–100.]
- Zang ZH, Xu WH, Ouyang ZY (2021) Exploration on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China's national park system pilots. *Biodiversity Science*, 29, 275–277.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臧振华, 徐卫华, 欧阳志云 (2021)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探索. *生物多样性*, 29, 275–277.]
- Zhang XW (2018) Establish a nature reserve system with National parks as the main body. *Forestry Construction*, (5), 38–46.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张希武 (2018)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林业建设*, (5), 38–46.]
- Zhang YJ (2022a) Development Repor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arks in China (2022).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in Chinese) [张玉钧 (2022a) 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发展报告(202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
- Zhang YJ (2022b) Exploration on the sinicization of the national park concept. *Frontiers*, (4), 66–79, 101. (in Chinese) [张玉钧 (2022b) 国家公园理念中国化的探索. *学术前沿*, (4), 66–79, 101.]
- Zhao ZC, Yang R (2021)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park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in China and its evaluation framework. *Biodiversity Science*, 29, 1271–1278.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赵智聪, 杨锐 (2021) 中国国家公园原真性与完整性概念及其评价框架. *生物多样性*, 29, 1271–1278.]
- Zhu YJ (2018) The Past and Present Lives of National Park. *China Forestry Industry*, (Z2), 156–160. (in Chinese) [朱永杰 (2018) 国家公园的前世今生. *中国林业产业*, (Z2), 156–160.]
- Zou C, Wang L, Tian X (2019) The path of nature reserves with national parks as the main body. *Regional Governance*, (47), 67–69. (in Chinese) [邹聪, 王亮, 田旭 (2019)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路径. *区域治理*, (47), 67–69.]

(责任编辑: 马克平 责任编辑: 周玉荣)